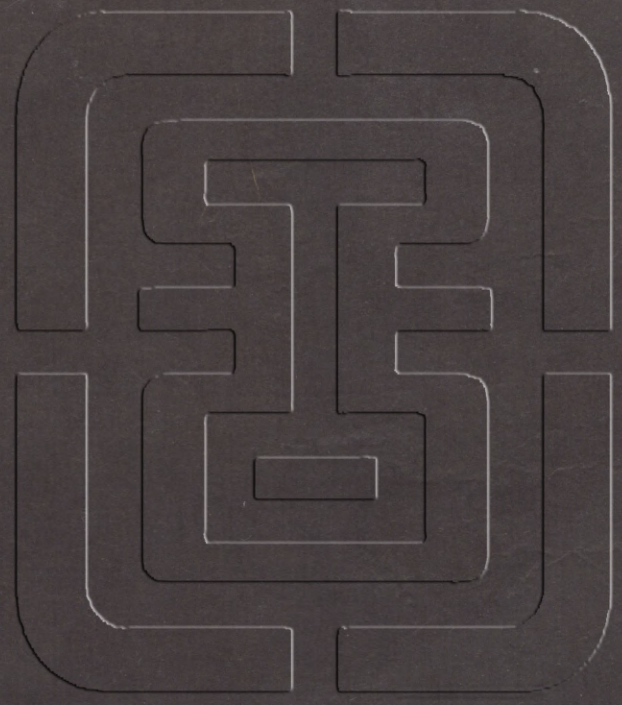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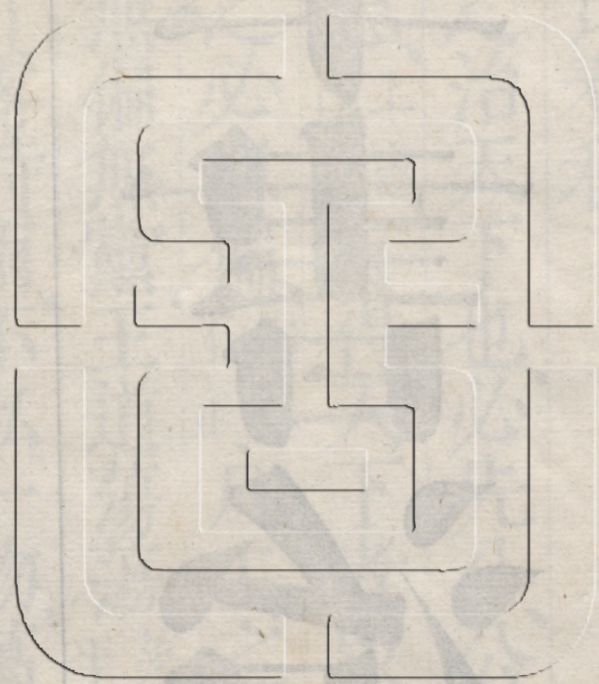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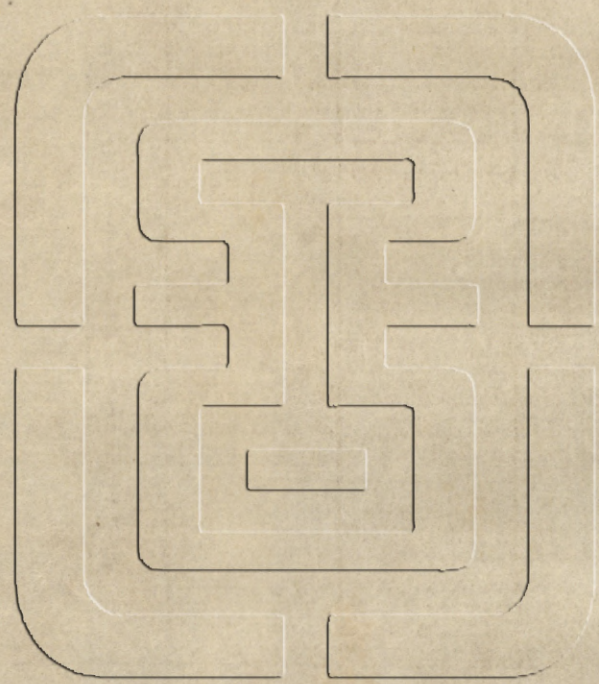


羣書日治要
 卅九
 四十





國子監印
勅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

和平嘗

觀於上志

古志記

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

偏私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蕩蕩

陰陽之和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

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

阿所愛用豎才而蟲出於戶

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

蟲流出戶也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

若愚而用公

用私以敗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遂成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

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誅暴有所

本書伯王作王伯下同

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

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

務人使歸之末也務疆其所行可歸本也

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

皆無其中心也

疆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

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

聚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

通達

貴則觀其所進富則

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近則觀

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守情也

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

其特特獨也雖獨不忍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

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

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置揚長蔽短也何謂

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

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美美作美惡

情偽貪鄙美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

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

人君人親不得所欲大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

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

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

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

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橈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伯招帝堯師子洲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摯湯師小臣

小臣謂伊尹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

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

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

筮作巫

沈縣大夫

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

文氏儀名

越王勾

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

奚由至哉

至於道也

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

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

其上

化猶隨也

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

言說

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

不和於雅故不

樂溺者非不笑也

溺人必笑雖笑不歡

罪人非不歌也

當死

者雖歌不樂也

狂者非不舞也

雖舞不能中節

亂世之樂有似

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若之何哉

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

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

譟

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

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後淫也國愈亂主愈卑鬱怨也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

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

音以鉅為美鉅大椒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

嘗見椒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

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

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

傷怨悲也傷病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

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

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

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

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

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

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

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

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

主皆作生

上俗下有學

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一月也

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且更起。

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蔭之月，陽氣始至。正月草

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

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羣生。

事兵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

修利溝瀆。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衆謂軍旅

興功。草木方長，毋芻民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

也。上命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

築宜恐有誤字

本朝不靜草木早槁

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

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

六月也立秋則行戮故曰陰氣將始

殺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

將猶養也

夷則之月修法

飾刑選士厲兵

七月也飾正也

誥誅不義以懷遠方

南呂之月

八月

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

九月也當斷殺勿赦

應鐘之月陰陽

不通閉而為冬

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

修辦喪紀審

民所終

審慎也終卒也修別喪服親疎輕重服制之紀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人主

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

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

我也今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重猶益也移咎微於他人是益吾咎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

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

止除立國五

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

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

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已下舊有手字刪之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上久也家無怒咎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

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

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

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

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

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

食作饑

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

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能者養之

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

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

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

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強弩之

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

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若順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

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

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

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

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

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

得矣得國土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

上人情作於已

多作甚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甚愛之陽城胥渠

官作官

姓胥渠名也

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

渠有疾

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

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

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

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

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獲衣甲者之首也

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也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

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

慎重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

慮訖

以生人之心為死

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

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

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

葬

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

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

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

舊無葬死之死補之

故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

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為

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

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故故而徒以生者之誹

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

重之不忘重尊也怠懈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

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

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世之為丘隴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為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

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

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

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

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隴上曰

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

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世之厚

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

不亡之國者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

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

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

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

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為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

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

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

其勞以為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

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

謂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之者寡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冢掘文公冢也齊未亡

而莊公冢掘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

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校友不

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

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

反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

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舊無逆於之於字補之

言自伐之精者也

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

辭其患

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

豫讓公孫弘是已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孟嘗

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

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

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

能與之爭士也

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

自此觀之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

必自知之然後

可

可者至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

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

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

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

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

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

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

所是作所謂

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

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

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為人君，不得意不

肯為人臣。如此者二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商

仲商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

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

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尤，過。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

度，無為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

人作士

暫作慙

與作有

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

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

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

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

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

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傷敗邾君不

悅於是乎、止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

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

公息忌之說、累猶辱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

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以之、以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

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
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
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
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為誣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譽人臣孝則事君忠

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

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

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

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安定所為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為貴

德為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為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偷可後將

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

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

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隣國也

彊者勝其敵也大者校刑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

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

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益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

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

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

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

無其志本無有擊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

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

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

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孔丘墨翟

無地為君以德見無官為長以道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今大

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則四境之內皆

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

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

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

不待終日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

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

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

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

其賢而用之故不治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

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

聖作賢

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

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聖

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

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以為賢

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

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

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

也

得可作
可得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

至至於治也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

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矣人主好人官

好為用之官事

則是與驥俱走也必

多所不及矣

言力不贍也

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

詔亦教也

則百官恫擾

恫動擾亂

少長相越萬邪

並起權威分移

政在家門

此亡國之風

風化

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

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

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察其類毋使放悖

放紛也悖亂也

堯舜之民不獨義禹

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

御之得其術也

桀紂之民不

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

失其名故

不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

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

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

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

其人其人在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

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

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狂言

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

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匡之今之為車者數

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

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精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極其

情欲以自消亡奮能自殃也奮奮凡姦邪險諛之人也必

有因何因因主之為因猶隨也人主好以己為已所好情

欲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

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

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

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奮奮奮

舊當上無石字補之

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

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

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

容之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

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

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

道固窮固必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重重塞塞作重塞

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安有所教詔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

為道以奈何為實以不知為道道尚因循長養不違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奈何為實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

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

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

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

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

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

其馬不進，剄而投之谿水。剄，殺也。投，棄也。又後取道，其

馬不進，又剄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

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

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也。亡國

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

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

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

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

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

召顏闔而問之曰：予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

後作復

放作敗
下皆同

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

重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

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

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

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

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

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

樹鬱則為蠹蠹蝨草鬱則為菑菑穢國亦有鬱主德

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

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

我也下
舊無必
字補之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

中質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

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之

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人主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

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驕則簡士簡自

智則專獨不吝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無備

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土不盡規故欲無雍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

趙簡子沈欒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微

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欒微為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欒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

欒微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細吾善也所得

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

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

必下有
自字
驕上有
自字

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

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

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

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之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

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是賤其所欲而貴其

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

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

惡能直宅居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

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

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

矰，矰也。射短矢也。

以田於

雲夢

田獵也。雲夢，楚澤也。

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

聽朝

淫，惑也。

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

保，大保。官申名。

今

王之罪當答，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

承先王之命，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

席，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

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穀之過

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

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務治荆國，兼國三十九，令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示有力也。其嘗

所用不過三石，以未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

而止。開，開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

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

開作矰
注上開
同

而不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

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

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

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

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

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

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

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

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

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

此自揜其耳之類也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

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子

視作觀

書書台

卷之三十一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
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
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宮
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
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成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

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

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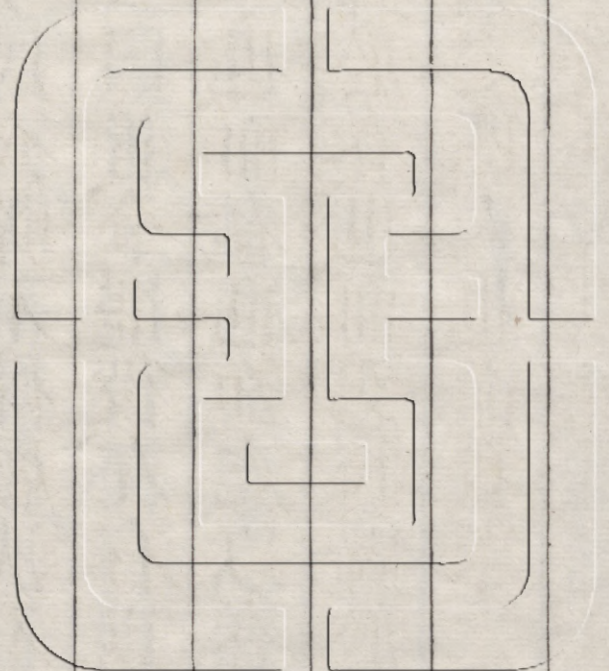
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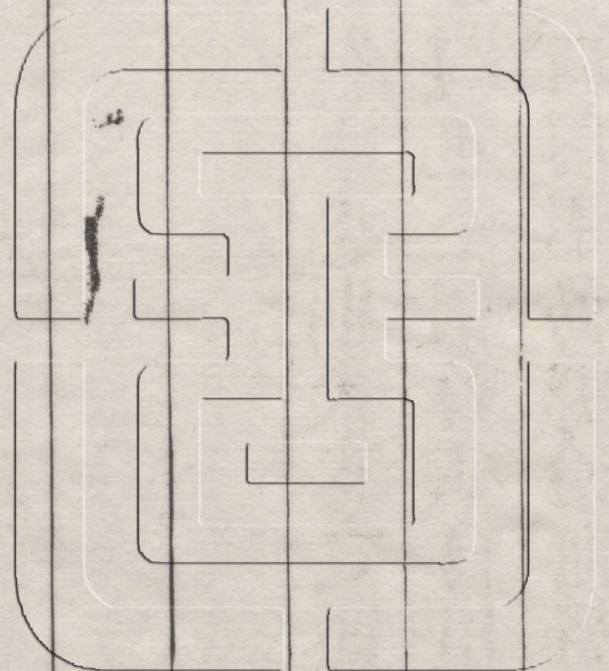
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傷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
病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
 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
 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夫民未有見
 焉未見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
其德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
 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日、離內
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日、過而不聽
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九日、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日、
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跖、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跖罪、異日與君

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
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
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
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
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
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
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
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
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
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
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
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
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麀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
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
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
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舊無巴
字補之
巴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

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于人，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

本書
心作私

志作壽

怨舊作
愆改之

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
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
胝而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
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
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
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
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
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

道作適

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

舊無難
勢字加
之

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銜，以刑罰為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舊無姦劫弑臣字加之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日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

攬結也

賞祿有

功，通志於衆。

凡為人主，患在驕志，盈不通下，故誠也。

故與衆同好，靡

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

謂人

賢人也伊尹赴而湯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

隆寧賊到而齊興殷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

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

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

力并而敵國削矣用入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

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接

士之禮厲士以則士死之見危授命之辭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

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

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徹也軍幕未辨將不言倦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眾同也是謂禮將是謂禮將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禍福共安

危眾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

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

人燕養郭隗以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

致樂毅是也

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

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

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為天下雄賞罰

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振所得賢則敵國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

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善臧

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

也盜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眾不服

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眾不服以其違主道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

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眾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

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

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

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

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

死矣

將不得
專作將
在自專

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

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

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

乃得實，故傳說陟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

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

下樂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願

安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

之樂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洽，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

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強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

揖讓恭謹，故曰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

降人，以禮者也。心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

心服道化，天下和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

荒，不修德政而務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廣

廣地，荒之道。

禮作體
下禮降
降禮之
禮及註
同
下心作
樂

在歸

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

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善者得

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到矣。一令逆

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

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

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

親矣。刑惡加於凶逆之人，則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皓是也。有守節之

志者，不可以威刑脇。晏嬰季子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

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致清白

之士，脩其禮。四皓亢志，不屈於革命之主，太子脩禮，卑辭而降其節焉。致守

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

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臨不測而擠

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淡者，何重傷

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為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

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

死。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高，位高而

權重，則必加於不測。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薄而

死人失道而亡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聖作臣下同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

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用而伍奢戮故曰斃內

外失宜禍亂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

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

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昔麗涓妬孫臏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

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求作進

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

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

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

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

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

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

朽舊作
廢改之

本書智
作義

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褻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

木長作
土燥

寧畏法教而為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
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
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
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
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
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
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
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令作至
取作先
相作所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
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
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為曲以白為
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
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是章本
書屬前
章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
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
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日而從邪臣之
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

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是章亦屬前章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
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
曾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
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畢作安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大榎梓豫章
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為
衆木之珍仆則為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
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珍作宗

而作不
戾作隘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
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窈
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踐知
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如道傍
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
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禘朽短者接長大者治
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矣此則為宗廟之
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賢聖誤

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

禹臯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
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
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
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
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
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
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城作域

雞作鳥

牢作刑

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
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
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
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
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
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
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
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
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

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凌鑠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
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

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洲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惜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瑇瑁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

王舊作
代改之

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効，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心作身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遠當作
達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下可作
一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攜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

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王作因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

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脆嘗本
書作庖
宰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鷁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

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寇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

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
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
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
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
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
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
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往至此吾困宜矣
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旣亡矣而
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
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踣亂國人不服晉
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
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
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
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
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

不以作
以不

所下有以字

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餓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華作死

亭下有之為二字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

荻葦作
荻茨

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
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為
室也堂高三尺葦葦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
猶以為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
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為原泉行
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
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智足以為礪厲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
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
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
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
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怍於鄉
曲道路談說不怍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
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
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
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

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霸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而待

政下有也字

聞之於政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旨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

必禍之本
本作必失福之本

謂民無不為命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故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

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

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

財作順

天竭作
大過

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天竭之誅則民免於主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

無以其
後世之
五字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